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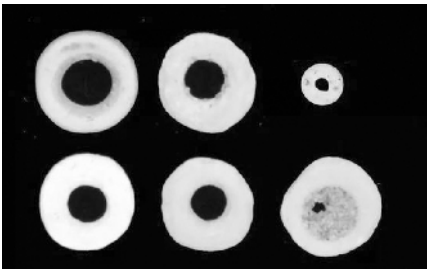
2016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炉

1、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

宁夏鸽子山遗址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荒漠中，该遗址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 1.2 万年 –5 千年，即晚更新世末期 – 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演化序列。



方解石穿孔装饰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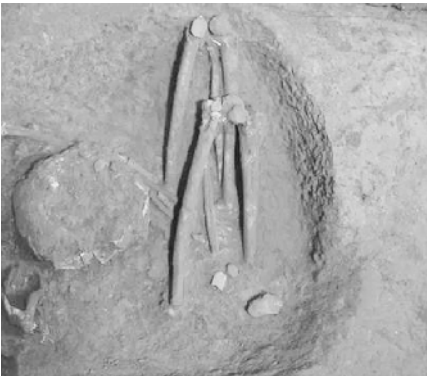


鸵鸟蛋皮串珠

亮点：数件直径不超过 2 毫米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迄今为止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革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认知水平和复杂技术能力的认识。

2、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牛坡洞洞穴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目前已发现灰坑 7 座、用火遗迹 10 余处、墓葬 7 座、活动面两处。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 10 万件，骨器约 100 件，陶片 100 余片。



第二期墓葬

亮点：它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时期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

3、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遗址总面积约 8 平方公里。2014 年 –2016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核心区域进行勘探并发掘其中的谭家岭、印信台、三房湾等遗址，取得一批新成果。

亮点：这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群。勘探发现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壕遗迹，为宏观上认识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提供了新视角。

4、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

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位于泉州市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当地人称“苦寨坑”的一座山坡上，与德化三班镇接壤，海拔高度约 674 米。苦寨坑窑址是我国目前已知烧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窑址，与浙江地区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相比，两者无论是窑业技术，

还是产品，均有较大差别，应属两个窑业技术系统。因此，苦寨坑窑址对探讨我国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关系以及瓷器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亮点：为福建晋江流域、沿海地区等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原始青瓷和印文陶确立了产地和年代，为福建地区青铜时期的文化编年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5、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位于秦都雍城郊外的雍山血池遗址，面积达 470 万平方米。近年随着持续考古工作逐步确认出该遗址系首次发现由坛、埴、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𡵚”文化遗存。这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



经局部解剖发掘的“坛场”结构

亮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通过皇家祭天礼仪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愿。据古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都城雍都郊外置鄠𡵚、密𡵚、吴阳上、下四𡵚，使这里一度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汉高祖刘邦承秦制，在原四𡵚基础上又增设北𡵚，形成完整的雍五𡵚祭祀系统，且规定以皇帝亲往郊祀雍𡵚作为当期最高祭祀。尽管文献多有记述，而作为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𡵚”文化遗存在雍城属首次发现，填补了既往整个雍城遗址唯缺郊外𡵚祭遗存的空白。

6、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汉代路县故城位于潞城镇古城村。该城址平面呈近似方形，总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在城址内北部清理出明清、辽金和汉代的道路遗存各一条，有明显的叠压关系，初步判断其为城内的南北向主干道。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将会填补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以路县故城城址为中心呈环状分布的墓葬，时间延续性强，是综合研究该城址的重要资料。

亮点：对探索汉帝国北方地区和幽蓟地区基层社会的主要架构、管理机制和组织形式等均有重要历史和考古价值，并会填补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

7、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

后司岙位于上林湖越窑遗址最核心区域，清理的堆积层主要位于窑炉的西侧，时代上主要集中于晚唐五代时期。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人陆龟蒙用典雅的文字生动地描绘出越窑秘色瓷器的釉色。后来秘色瓷的身影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若隐若现，然而秘色瓷是什么，产地在哪儿，如何生产，则是未解的谜团。



秘色瓷净瓶与装烧匣钵

亮点：首次摸清唐五代时期最高质量越窑青瓷窑场基本格局、首次确认了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首次确认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盛过程。

8、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

青龙镇遗址位于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文献记载中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遗址历年考古发掘出土了来自福建、浙江、江西等窑口可复原瓷器 6000 余件及数十万片碎瓷片。



铅贴金阿育王塔

亮点：考古发现的瓷器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证明了青龙镇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之一，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2015 年至 2016 年新发现的隆平寺塔为研究青龙镇的市镇布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成为上海城镇发展史的重要一环。隆平寺塔基及其地宫的发现，为研究北宋时期南方软土地基下塔基的建造工艺与地宫舍利瘞埋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在中国古建筑史、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9、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

固镇瓷窑址位于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遮马峪北、东岸台地上，地处吕梁山南麓，西临黄河，南迎汾水，距禹门渡口约 9 公里。据调查，窑址附近山体分布有富集的瓷土和煤炭资源，为瓷窑的烧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燃料。

亮点：此次固镇窑址的发掘及重要发现，是山西乃至全国陶瓷考古的一次重要突破。发现的四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

10、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桐木岭遗址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仁义镇大坊村和浩塘镇桐木岭村交界处，遗址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在展示用于提炼矿物的坩埚

亮点：遗址出土较为完整的冶炼工具，并出土青花瓷器、陶器、钱币等生活用品。结合发掘情况并通过检测分析，推断这是一处炼锌为主，兼炼铅、铜、银的多金属冶炼遗址，初步推测遗址始于明末清初，废弃于清代中晚期。汇报人表示，此次发掘对研究我国古代炼锌技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

成都地铁沿线工程建设遇古树移或不移引争议

近日，家住成都市三官堂街某小区的徐女士对小区内两棵古树名木——百年银杏树的命运充满担忧。

“作为子遗植物的百年银杏树，与隔江相对的望江公园共同营造出这个区域独特的人文地景，若是被移走，周围风貌景致将会完全变样。”徐女士是一名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她认为，这两棵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不仅是植物活化石，具有极其重要生态科研价值，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地方文化的表征，如今因地铁建设需要或被移走，她觉得挺忧心，“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对古树的保护管理”。

4 月 7 日，记者在该小区 17 号楼下看见了徐女士所说的两棵百年银杏树。

根据《成都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被认定的古树名木都要对其进行登记、建档编号和挂牌保护。这两棵银杏树上都挂有“古树名木”挂牌，上面刻有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的字样，以及植物所属科和拉丁学名等信息，编号分别为 40027 和 40028。

记者注意到，这两棵银杏树正好位于成都地铁 6 号线建设沿线。部分小区业主说，因地铁沿线建设需要，这两棵古树名木将可能被移植他处。

记者就此事向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解得知，由于两棵古树位于地铁车站结构上方，无法避让保护，只能采取就近迁移保护，将由成都市林园局绿化工程队古树名木科制定相应的专业移植方案。

连日来，成都三官堂某小区游泳池旁的两棵百年银杏树要被移植的消息不胫而走。为什么地铁施工时必须要把古树移走呢？若古树名木需要被移植，其合法程序是什么？业主们感到疑惑和不解，并就移还是不移产生了争议。

日前，记者就小区业主的相关意见采访了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成都轨道交通集团回复称，地铁车站一侧为锦江主河道，一侧为小区居民楼，地势狭窄，而两棵古树位于地铁车站结构上方，无法避让保护，只能采取就近迁移保护，并委托成都市绿化工程队古树名木科制定相应的专业移植方案。

成都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称，成都地铁建设一直注重对城市文化的保护，在线路规划时，尽量采取措施减少对绿化和古树的影响。由于此处情况特殊，成都轨道集团根据《成都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通过成都市政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审核，合法办理了古树的《树木移植许可证》，按照审核通过的古树名木移植保护方案，由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指定成都市绿化工程队对古树进行迁移保护，绝非砍伐或擅自移植古树名木。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建设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成都市林业园林局负责绿化迁移、恢复方案的制定并实施绿化迁移、恢复工作。名木保护方案和措施是办理移植许可证手续的要件之一，由成都轨道集团委托成都市绿化工程队古树名木科制定。由于古树迁移施工工作并非地铁 6 号线施工单位合同内容，施工单位无权开展古树迁移工作。依据《成都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指定成都市绿化工程队，作为专业单位，实施古树保护迁移工作。

对此，成都市绿化工程队古树名木科科长刘继伟解释：两株古树名木产权属于国有，在该小区建设前就已经存在。按地铁建设方提供的图纸显示，现两株古树名木位于地铁车站结构上方，地铁车站建设无法避让，两株古树名木只能采取迁移保护。移植后的 3 到 5 年为重点管护期，会对古树进行输液和定期管护巡查。同时，在移植的过程中，会对其根部进行科学的保护，保证古树名木能健康生长。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进行移栽，移栽一定要科学，并符合成都市关于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且做好预案确保存活。毕竟，古树的移栽不同于一般树苗的移栽，需要完善的保障措施，需要相对较长的周期，需要充分的科学准备工作。虽然现在这方面的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但从目前的技术来看，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古树移栽一定成活，这就意味着移栽前的技术保证非常重要。”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司部门绿化处处长潘兵说。

/ 新华社